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目次

玄玄

五代

宋

謝賓　張無夢

沈敬　柯可崇

季隱子　梵公

唐子霞　范叔寶

林雲素　葉道士

殳基　黃十公

王思廡　夏元鼎

聖道者　宋耕

周德方　孫薪

沈若濟　　瀟湘鄉
張復陽　　貢柑老人
武元照　　妙靖鍊師
唐廣真　　蛇姑
陳氏
元
金正部　　陳嘉
劉太彬　　張娣
徐弘道　　丁野鶴

周顛真　块丸子

王應達　劉雲心

周元和　羅少微

杜道堅　王壽衍

吳全節　阮日益

貝守一

明

彭素雲　張三丰

張守常　趙緣督先生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璽山方　覺蘧　然閱

玄玄

五代共六人

張辨眞

張辨眞錢唐人生有異相青骨方瞳形如㿌瘦癯幼貧簍從胡法師遊遇朱天師一見奇曰此子骨法應等度世遂授以要訣又受換先生靈寶籙遂居眞聖宮中歷覽

蕊笈秘文，與越忠懿王俾主三籙齋事，納土後宋太宗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命校道書賜號元靜太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使速淨穢趣臟久之沐浴迄真體柔汗泚，火後得青黑色珠數升。

厲歸真

厲歸真天台人，嗜酒冬夏常單衣醉輒臥雪中飛雪四積或高數尺而臥處氣蒸蒸然醒則振衣而起或卽叩冰落氣蒸蒸起亦如臥雪時夏則赤脚走烈日中或亭午輒瞪目對日抱膝坐四體微溫而無汗見者始知其

不凡又善水墨画人有求之者當其醉即漬墨捽寧㪷筆而已他日展視之則山巒層疊林木蓊鬱沼沚滐洄坡陀逶迤樓閣人物種種精妙有數日不能竟幅者人爭寶之以爲仙筆漢乾祐三年於中條山白日飛昇譚人曰吾天台唐興縣人也隱隱入雲而沒後有人於大雪中見其赤脚度石梁擬呼之忽不見

譚峭

譚峭字景升海鹽人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聰敏文筆清麗洙教以進士業峭乃獨好黃老道家言靡不精究一

旦告父出遊尋真訪道凡二十餘年始從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由是日飲酒醉輒扶杖獨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縣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人遂謂之風狂每醉行吟曰綠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隱形變化人莫能測復入青城山化去嘗作化書宋齊丘竊其名爲已作久行於世今復稱譚真人化書云

暨濟物

暨濟物字子虛武林人味玄於大滌山中於精思院建

埀象樓三間積道書數千卷蕰笈琅函靡不窮討每講

貫玄宗聞者歎未曾有錢氏欲爲賜度弟子答曰樂靜

久矣不願有之一日忽語人曰吾將復往羅浮石樓矣

遂不知所之

鶴衣道人

鶴衣道人不知其名氏嘗醉卧於龍泉西鳳凰山下爲

里婦所辱道人即與紙爲鶴乘之西去

馬氏二女

馬氏二女慶元人姊妹及笄父母將嫁之不肯問其故日紅顏易老吾欲以金丹駐之耳遂結廬於百丈山頭每夜姊妹輒登山石上焚香拜求度世忽感真人審授口訣姊妹按法修煉丹成俱白日乘鸞飛去至今山巔有剪刀鏡臺遺跡

宋共四十九人

管歸真

管歸真錢塘人少好道術嘗遇一青衣人欲傳點化之術歸真問日何時復還本質日五百年歸真日得無誤

五百年後人青衣藏其言既授業府符法祥符間行符救病立愈禱雨虎龍飛躍賜號正白其人後承繡衣使者之召而化趙抃記其事

蔡華甫

蔡華甫名必榮新昌人幼警敏略涉書史爲縣從事嘗遇異人授以道術遂能驅使鬼神一日華甫偶出遊有道人來其家索酒持麻布囊盛去華甫歸而知其事卽剪白紙二條噴以符水化二白蛇變雲去拔其熊壇脫斷懸佛像并樂器道人哀懇乃叱還之女適張文肆文

犨嘗遇華甫見圃中有二虎倉皇驚走華甫曰無懼我
當呼來即馴伏於地如畜犬然暮年作丹將成使弟子
護之夜登紫駝山坐石棋枰上望烟色卓起即歸取丹
厭之謂諸子曰我將遠遊矣遂尸解時有從子在天台
清溪見其乘青騾後二童子隨之曰道友邀我游桐栢
官耳言訖不見

張用成

張用成字平叔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
有遊湖海孜孜訪問後入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

候之訣因自號紫陽著以所得作悟真篇八十一首時
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
數百里間頃刻即到一日與紫陽相約同往揚州觀瓊
花遂同處一室相對瞑目而坐皆出神遊紫陽至時僧
已先至及歸各折一花為記少頃欠伸而覺問僧瓊花
袖手兩空紫陽微笑從袖中拈出弟子問紫陽曰僧與
吾師同一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
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
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

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元豐五年夏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一好釋弟子誤用火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摹弟子至相指謂曰此道書所謂合利耀金姿者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首而去紫陽嘗自稱已與黃冕仲維揚于先生三人皆紫薇星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刼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可見者六星而已

王迥

王迥字子高錢塘人丰神秀朗飄飄然有出塵之想厭

薄功名結想泉石嘗歎曰爲稚川陶隱居吾之師也遂弃家徧遊名山川嘗遇仙人周瑶英携遊芙容城歸而絶粒茹柬坡作歌以紀其事云後羽化去

謝實

謝實象山之烏村人父宗立無子禱於真武母夢雷震而孔夾年生實有金光燭室之祥年數歲即有靈異嘗夢真武爲之浣腸溪上水至今有赤色天旱與羣兒束芻龍祈雨雨即至舉芻龍放溪上即行數里觸石而没遂成深潭每陰雨芻龍必見實忽去與人耕田所苦處

常有蜃氣覆其上嘗於田中得一小鼎變成小龍實卽跨之遊水中遽出而衣不濡邑嘗大旱令使祈雨實囑毋擊鼓箕旋紡車洒水毋如其言而忘洒水則有雷雨無雨後歸問其毋乃如囑爲之雨遂沾足元祐間事聞於朝旌以金帛皆不受惟求鼎耕潭居焉至建炎三年三月遍召鄰里故舊曰吾明月辭世還造化三年後當復生幸勿葬明日午果瞑目而逝越三年忽聞棺內有聲啓視之容貌如生忽火從頂出自焚其尸人見五色烟中實乘之鼎冉冉騰空而去

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永嘉人號洪濛子幼入華山與种放劉海蟾爲方外交師陳摶得微旨後廬於瓊行赤松導引法問以修煉事形之歌詠題曰還元篇真宗召問長生久視之術不對令講周易即說謙卦真宗問曰何以獨說謙卦無夢對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真宗喜除著作郎不受復召講還元篇答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有爲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此還元大旨也賜處士先生號亦不受真宗親御寶齋作是

歌送行自丞相以下咸賦詩贈別既歸即所影湛幽微精大道久之有悟泊然而化

沈敬

沈敬錢塘人少慕玄修雲遊溯淚遇老姥於鍾山令汲山泉煮石石不柔餌之得仙煮十載不柔姥曰內蓄疑耳此瓊樹中毒鼠故堅信吾言當自柔已而果然餌之竟仙去

柯可崇

柯可崇永嘉人爲列真觀道士隱青嶂山架庵鑿石爲

秘乃陶貞白舊隱也其丹井石棋枰具存可崇更造絕頂築凌霄庵以居導引辟穀猛虎馴伏其傍人咸敬仰之後得道尸解

季隱子

季隱子名道華真定人晚遊義烏青巾褐裘與陳炳交而以奕棋自晦嘗曰自有宇宙以來其以奕關心而較勝負者不知其幾今安在哉隱居不食能飲酒嗜紙得紙即撚爲枚以齒鍊之無紙與酒則默坐竟日或登危垣之巔蹲坐下視大笑嘗卧積雪中無寒色一旦謂其

徒曰吾飲止今日耳死即瘞我及期果逝衆埋之明年金華呂道士元素過小茅山遇之詩呂曰爲我謝宛陵陳主簿蓋病也

梵公

梵公慶元人遺其名氏初隷役縣中爲儈伯時縣令刑峻梵用豬肝血匿杖中行杖見血刑者往往得從減一日令見梵不覺地三尺詢其故大異之無何遂飄然去至白崔山廬其上一意修煉功成冠石日千斤登山岡山羽化去人稱爲梵公聖者

唐子霞

唐子霞餘杭人潛心味道於洞霄宮嘗著大滌洞天記境錄自號渾淪子宣和元年詔主杭州洞霄宮明年盜起睦歙破臨安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子霞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子霞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叩闕言狀憫其忠賻錢三十萬勅令改葬發土止一空棺而已仙家所謂兵解者也

范叔寶

范叔寶字子珉遂昌人少爲道士落魄嗜酒談人意外事多奇中酒酣多喜畫牛一日忽往詣郡守錢竿曰負公画四幅故來相償画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廣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蓋其卒日也

林霊素

林霊素字通叟永嘉人初名霊噩字歲昌母懷姙二十四月忽夜夢神人緋袍玉帶手執火筆指母腹曰暫借此居次日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道士踵門請見附耳語移頃忽失笑而語自是日記萬言吐辭成章嘗[illegible]

登積穀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繼遊東京，嘗同蘇東坡遊瑞佛寺覽寺記數萬言，默識無遺。東坡大稱之。入蜀遇真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三年至京，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龍遊神霄宮，會靈噩騎青牛而入，覺而異之。命徐知常訪神霄事，知常無以應，或以靈噩進。上召問：「卿有何術？」對曰：「臣知天，知人，上見狀貌如夢中所見，遂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冲虛通真達靈玄妙先生。每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爲詩曰：蘇

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
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是年五月
大水臨城靈素奏請太子登城致拜是夕水退因上疏
言國難將及請遷都避之蔡京見疏大怒嗾全臺劾靈
素妖議遷都惑聖聽請改釋教謗毀大臣靈素即封
還前後所賜出國門外上再宜復真人號不拜遂與祠
溫州天慶觀惟皇城使張如晦棄官從之歸一月戒如
晦曰可於邑興靈官山斷地五尺見石龜蛇則葬我葬
畢宜急去夜三鼓援筆題曰四十五年勞生浮名薄利

崢嶸、晏叢神仙舊路中、秋月下三更時、風清月白、但聞雷震稽首而化、訃聞、降勅賜祭、詔守臣治葬、斷地果如其言、郎下棺而走、俄雲霧四合、雷電晝晦、惟亂石縱横、失向所在矣、靖康元年、欽宗嫌舊事、遣使伐其冢、忽黑風雷雨、百恠出草莽間、人不敢動、使者仰天祈謝、天始霽、欽宗聞之、敬異、復遣使降香、加封通真冲虛妙濟真人、有青牛歌見遺文、今無傳、

葉道士

葉道士、失其名、淳安人、素有道術、能分形應供、一日[illegible]

十家同時皆到人始知其奇一旦無病端坐而逝其徒即爲棺斂一鄉人遇之途初不知其已死也道士語曰今夕當雨歸幸語吾徒可收我西垣上所晒屐及歸語相對駭愕走視西垣屐儼然在上急啓棺視之惟屣屐空衣如蟬蛻然始知其尸解也

吳基

吳基崇德人厭吐人世潛躭道味弃家雲遊忽遇一道士視基微笑曰此皮囊可脫也何苦負之而走基知其異再三相懇遂授以導引之術且囑日勤而行之可以

度世基遂歸入千鄉金山原修煉幾三十年道成趺坐而化面顏體柔如生其徒收瘞之惟有布氅而已

黃十公

黃十公慶元之下管人嘗樵於仙桃山見二叟對奕得餘桃啖之觀奕未竟歸已三載遂居百花岩二十年後坐化石上

王思燕

王思燕字正夫麗水人天慶觀道士受上清法籙政和二年賜紫衣得養氣之術於西蜀李曼老紫氣溢於眉

聞喜誦南華經得其旨趣士大夫與衆之游者
外之屢常瀟題所居室曰渾淪庵年九十餘趺坐而化

夏元鼎

夏元鼎字宗禹永嘉人自幼嗜學六經諸子三教九流
天文地志風角鳥占無不研解屢躓名場遂遘危疾有
教以吐納導引法乃差遂知藥在吾身不假外求乃徧
遊方外所遇明師得闕西宏先生授以道要遂歷湖湘
至南嶽祝融峯又遇赤城周真人於逆旅炷香皈禮因
歷敘平生修真之要求其印證真人曰汝若是精切耶

世間所論皆常談耳我昔蒙西蜀鐵風洞聖師傳授今盡付汝遂舉酒一斗鯨飲而盡因告以心傳之妙元鼎大悟驚喜感泣真人曰汝已知藥物矣若火候幽微術月出語汝及三鼓月上延指天機造化玄妙之秘至夜將旦元鼎就寢覺而失師所在門扃如故遂歸隱西山未幾再遊幔亭諸峯一日歸家無疾端坐而逝是日鄉人在閩中見之寄書歸家人以為尸解號西城真人所著有崔公藥鏡解陰符經註悟真篇講義味玄者多誦法之

聖道者

聖道者不知何許人郭其初居蕭山淨土寺日乞食於市口每吐一珠如彈丸大光奪視拊出玩掌中人欲攫取則復吞之一日至山下指田中一穴語田父曰此有酒可飲田父飲之甚甘洌攜罌之無窮後田父思飲往取之皆水耳忽一日乞薪市邸謂市媼曰我將去矣問所之不答乃於常卧處火薪自焚人即其地葬之後有見之於蜀者歸發其棺則尸解矣

宋晰

宋明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於崇慶紹興中爲蜀中令以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在四明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嶠平山有二居士其一宋宜教也德之躋攀至嶠平果見丹竈而仙跡不可復尋矣樓宣獻鑰爲賦楚詞以招之國學博士楊琛爲之記

周德方

周德方號廣莫子討嵩山真人杜處逸弟子也性好學所居室扁曰不自恕齋坐臥一榻積書數千卷繙閱偶有得則疏以別紙袠又成巨帙義理淹貫心識融會物

出以折疑問有儒者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升堂一飯不求
出山餘二十年一日手書離形去智歸乎大通八字擲
筆側身而逝異香滿室經宿不散

孫薪

孫薪字至豐麗水人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荊門軍教
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裳光爲太學舊游宣和間黃以
侍御史出守栝蒼薪不屑往見黃約會於洞溪僧舍贈
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游三十年來
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後年八十卒先是李若朴寄

新赴赤松館管轄里人亦夢幡幟來迎孫教授去翌日具衣冠端坐而逝

杜昇

杜昇不知何許人有才學得隱形解化之術入武林市上沙書龍字浮轉杯中吃之起丈餘蜿蜒若小龍隱隱雲霧間呼之復下得錢及新衣輒與貧者嘗言蘇杭杜儒休行死兵難當慈愛及人庶可免也後竟如言昇亦被殺有人遇之江浙湖南洊書如故人始悟其兵解去

王嗣昌

王嗣昌字玄悟自北海來望吳山五色雲趺坐項上竟日衆異其貌遂編茅爲庵供茅君其中居之逮不下山常晝地爲獄囚妖播藏之治病病愈不用醫也居三十年無疾朗吟而化

蔡道像

蔡道像不知其所從來博學通微遇異人得養生訣高宗南渡阻風禍茅君而濟見三絳人坐吳山頂上因拓庵爲觀使道像主焉所禱輒應每建金籙齋輒有仙鶴百餘盤旋醮壇之上因賜七寶以鎮其山年八十一坐

解所遣左右侍中貴劉鹿泉敖者感而弃俗封真人

白玉蟾

白玉蟾號海瓊子師陳翠虛佩瓊書以神童爲神霄吏名滿天下煉丹於錢塘之三一庵髽頭跣足喜飲酒而不見其醉嘗遊西湖暮忽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坐水上猶醺然醉也一日有持刀脅之者玉蟾叱之其人墮刀而走玉蟾召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或云尸解於海豐

李茇

李茇字定國濟南人寓錢塘為童子師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於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斷筍茇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暝失道人所在少頃雨止至寺門外卽覺身輕神邁行步如飛及歸邸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眉訪茇所在眉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盧葆真

盧葆真名仲繡麗水紫虛觀道士早遊名山遇異人得養生訣風格高爽心境虛靜年八十一於乾道三年六月三日作頌示衆坐小軒中揮扇而逝四體柔軟如生香氣與微風俱襲鼎者不散太史何公澹以詩悼之云不見仙人盧葆真洞前松竹幾經春白雲中斷來雙鵲彷彿悲鳴是故人

徐泰定

徐泰定字虛寂紫虛觀道士闓禧初君松陽之觀行塵

庵在萬山中人跡罕到一日忽有吹雙笛道人至庵與泰定語相合授以丹訣仍贈筆一枝令作水墨山水泰定謝不能道人曰但隨意為之遂畫如素習後十年道人欲挾之遠遊泰定辭乃留詩別去鐵笛雙吹破曉烟相逢又是十年前曾將物外無窮意總付毫端不盡傳白髮數莖君老矣青雲一朶我飄然世間究竟只如此何似同歸洞府天泰定年八十餘常童顏端坐而逝吹笛道人自稱李洞明疑即呂洞賓云

皇甫坦

皇甫坦亡其里居嘗得丹訣於朱桃椎又之亟方舟雅能斷地出泉布氣生枯朽因入顯仁太后夢召之醫目虛所翳落及起妃躄留扇治癰皆驗而高宗又善所對無為為治之語賚錫甚厚坦潛置卧榻而去不受也所朝四徵館之西湖顯應觀俄進奏辭來泊然尸解天燈仙雀旋繞藏室

葉文詩

葉文詩麗水人本儒家子為天慶觀道士時稱葉書記嗜酒善詩畫山水人物閉戶輒累月不出出則攀兒班

之或與之錢與之衣則悉與路人每嚴寒浴於溪實確甲寅十二月旦浴於觀池擲其衣獨背二草屨作偈云似癡非癡似醉非醉竹杖芒鞋落魄半世喚清風明月逍遥流水白雲自在端坐靜室而逝既葬人或遇於路跡之竟不見時皆以爲仙云

陳明

陳明廣陵舖兵也人呼爲陳院長年三十五時犯罪受杖遂蓬頭跣足若病狂者往來行歌無定止頗能知未來事雪中不掛一縷卧野橋上氣騰如蒸眼色正碧好

以白堊書地且讀且歌字畫類五銖錢文觀者莫識中貴與願擯官者辭其寒常遺以衣乃轉與貧者淳熙八年郡中久不雨或叩以豐歉應曰水災竹災魚災貧道災饑而山發洪水水暴至所經竹木盡拔魚鱉漂流明大病不食數月腹皮皆凹人附骨隱隱見五臟人謂其必死饑後如初有蜀客來見之焚香作禮曰先生正為鄉里募緣造橋安得來此衆始悟其為異人神遊於蜀云或問其庚但云三十五後微疾而終藁葬溪岸未幾其徒發瘞將火之空無一物

章思廉

章思廉遂昌人名居儁以字行少業儒以經學名三舍既有悟遂棲跡於邑之壽光宮終日默坐蓬頭垢面出則步履如飛動作語言皆禍福所寓一時以神人待之宋高宗遣黃門董御藥賫香致禱大書慎乃在位授之未幾孝宗受內禪蓋慎乃孝宗名也乾道丙戌郡守錢竿迎舍郡齋兩月不粒食惟日飲醇酒忽出遊半月而歸因問呂洞賓何在答曰正在張公橋洗紙被竿即命駕往謁之至則不見若有聞曰此思廉小兒饒舌一日

語竿曰吾欲歸乃端坐而逝昇至天慶觀七日顏學不改越八日瘞少微山後有人見其持隻屨在東陽洞邊釣魚發其瘞唯隻屨存嘗有詩曰得太極全體見本來面目先天一點真後天却是屋

李鼻涕

李鼻涕遺其名紹興時來居秀州蹤跡奇詭似有道者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身垢爲丸與之人信而服之者輙效因以鼻涕名之劉廷仲嘗與往來一日與坐曰令日偶無酒不能醉客奈何李曰何不出床頭珍珠泉劉

大笑呼童取尊李曰不必取尊但將一空瓶紙覆之必頃香氣外溢坐中皆醉去明日劉有他客命取珍味泉則空中無有矣久之忽辭劉歸云後二十年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朱希常

朱希常青田海西人住梅溪學老子術政和間從洞玄妙應先生吳應能入內祈禱上嘉之賜號凝妙大師未幾辭歸築庵於連雲山名曰南華庵丹成尸解而去其丹井與手植花木至今猶有存者

車四

車四不知何處人青巾布袍修髯偉幹、有貴白銜好飲酒、一吸數斗不醉常往來西湖山水間蔡京爲錢塘尉往依之、一日隨京至新村、是夜堅求同宿、令京處外以蔽之京疑其大盜也故藉尉以蔽然素已同寢坦然無慮鼾聲如雷中夜風雨大作聞室中喧呼曰車四安在、一人曰在此若數十人排闥入者、至牀、將擒之忽一人曰恐驚牀外人以致帝怒奈何若遲疑者頃之歎曰又被他躲過六十年了也、俄聞鶏鵲數萬齊聲、車四躍

起謝京曰。莽公極富貴。寔能免貧賤否。尼寔貧無憂。及明辭去。以乾禾術授京。京笑曰。身有富貴。何患無財。安用此力辭不受。車四舉手辭謝。忽然不見。後京子儋竄越。卒頓車四以免。曰寄語太師。吾車四也。特來報新村之德耳。

髮髻道人

錢塘周反璟與趙師秀以詩名一時。春日嘗偕數同社薄游湖山。極飲西泠橋酒壚。皆大醉偃臥。忽一髮髻道人過而哂之曰。詩仙醉耶。酒家善看客。我當代償酒債

索水一小盂以瓢中少藥投之卩噀象與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驚歎忽失道人所在及暮諸詩人始醒酒家語之故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值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題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冠[illegible]

清音子

清音子姓湯名道亨復自號赤腳道人宋季升一錢君自金陵來處茅椒於秀州府北孫大[illegible]人傍盍給使[illegible]

靜夜坐時頂中出光照耀一室州人擁其第候之豐潭不謝第言分定去由是州人益異之施與日多因搆庵以居名曰太古以延訏四方雲水之士久之有市人鼓烹其祿食之亭即咨嗟若不勝即與所知訣別手書一偈云八十一年饒舌終日化緣不歇重陽時節歸家一路清風明月遂端居而化

呂處仁

呂處仁餘姚人嘉定間隱居四明山中得異術禱雨祛爲人所禳輒驗尊爲演教真人及化去以劍葬於後積

潭至今每風月清朗之夕其劍時時飛出

葉道士

葉道士不知其名自云龍舒人不食五味年九十餘平生未嘗有疾寓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弟子小道人極愿慤嘗歸淮南省親至七月望日有住庵僧召道士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曰小道人約今日歸耳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豈能必如約哉道士曰此子平日未嘗失期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已弛擔矣客每訪之

拱揖甚謹然不肯多語或默以未盡而已人欲叩其所得纔到門即引入卧內焚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人以是異之後不知其所終

沈若濟

沈若濟字子舟錢塘人通三氏書尤長於醫懸壺茅山施藥刀圭入口無不霍然道稱為召賜號洞元真人後服丹尸解

葉梅卿

葉梅卿壽昌人明春秋通史傳理宗朝任撫屬舍人後

棄官家居習修煉導引之法有異術能存神調帝一日作偈示衆恬然而化將斂顏色如生後舁葬衆疑其輕啓棺視之惟衣裳在焉

張復陽

張復陽平湖人自言是張果老後身弃家爲道士妻亦感悟爲尼復陽修煉精勤明周易邵子之旨作復陽圖善詩畫書法道美年八十餘顏澤不枯步履輕捷卒之日體柔如生人謂尸解云

賣柑老人

宋端平間有老人寓嘉興逆旅日出金柑易醉月餘不竭主人㤿之暮窺其室用㽅盛土下柑種久之柑實纍纍垂矣主人邀飲願授其術老人曰此太上養道法給身有餘養家不足不可輕泄主人拜乞伏地不起老人曰願往深山乃可授耳主人因私念得此術一夕種數十林便可致富郎為老人所覺明晨覓之不見門扃如故主人悵然明年或見老人於廬州市上賣枇杷

武元照

武元照蕭山女子也方孩時母或食肉郎終日不乳及

菜食乃乳母與之後及笄議適人女不從忽夜夢神人命絕食及覺遂欲不食母强食之則夢神怒曰何違我戒也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不復食以符水療疾如響應一日忽請數十家聚話後往其家訪之云已死矣其死日正分請之日也

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女名瓊玉年十九與姊浣於澗中得桃實大如拳啖之從此不復火食惟飲酒啖生果初不識字忽能詩辭爲人言禍福悉驗一日攜其兄遊四明游

中見乘舟而已行水上閱數日水不濡譚見曰我知來事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謔而寓意其中術聞政和七年召見賜號妙靖鍊師乞還山賜肩輿歲遣壽九十端坐而逝

唐廣真

唐廣真嚴州人旣嫁而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之而愈自是與夫隔絕從師修道得遇何仙姑至宋淳熙中方在隣家會食次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因隨三仙人遊諸名山一仙人問曰汝

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兼而成仙耶、對曰、老母在
願終奉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
不火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佛真人、母卒、不知所
之。

蛇姑

蛇姑、不知何許人、居臨海後嶺之巔、樵者見之、以告居
人、忻生生往訪焉、見庵畔有一蛇護守、遇不善人至、則
逐之、故號蛇姑、邑人張得一往謁、授之訣曰、心湛湛而
無動、氣綿綿而靜細、精涓涓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得

一旦然解脫遂遊方不歸人亦之其亦化云

陳氏

陳氏義烏農家女嘗著履上大楓杪了無危懼顧曰我爲仙今日便長去惟左蒼布貴當嘗歸耳家人悉出瑤訣於是飄然輕舉極睇乃沒

元共十七人

金正郎

金正郎字九成餘杭人早歲師舒桂林於石室洞讀書十餘年度宗召爲龍翔宮書記至元間歸入武林提盍

洞晨觀講究性理之學將解化留偈別同袍而去

陳嘉

陳嘉字志謨諸暨人文辭超邁然佯狂不羈每應舉主司輒喜其文第中必雜狂語輒以怒去於是弃去一意玄修自號龍壇居士後與沃州山道人尸解去

劉大彬

劉大彬錢塘人隱居茅山延祐間得九老仙都君玉印仁宗即以賜之加號洞觀微妙玄應真人作茅山志三卷張伯雨爲之書尋蛻骨於華陽洞中

張悌

張悌字信甫居鄞之象山傲兀烟霞自號曰無爲子象山在大瀛海間多陶隱君司馬子微之遺跡無爲子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旣壯出遊南粵北燕回薄萬里愛武當神明之奧與鍊形服氣莫此爲宜遂歸與妻子訣妻子不從乃中夜引刀截髮留之枕畔解故衣披布衲偪屨着行縢佩鉢囊侵曉掉臂出門徑去上武當止紫霄宮師事張真人執弟子役真人啓之道要署爲首衆無爲子晝則服勞薪水與衆同甘苦滋味取其至

壽者夜則危坐一榻脇不至席者三年忽晨起別衆曰我辭世去衆方挽之卽泊然而化

徐弘道

徐弘道錢塘人號洞陽子修眞瑞石山年八十三沐浴更衣書頌而蛻有不離本姓郎神仙之語得法弟子丁野崔也弘道常感張平叔任山傳訣故庵名紫陽云

丁野崔

丁野崔錢塘人師事徐洞陽潛修密證不露風釆鄉人視之以爲一鄙樸道人而已元宵夜偶與鄉人集共言

蘇州鐙廬野叟笑曰諸公有畫雀觀乎皆令閉目少頃目開鐙見正在與闘門外也衆顧野雀忽不見時已歷即衆家詰其故矣久之衆歸急往謝之野雀笑曰更能致畫雀爲諸公娛衆舉目戀仙雀盡飛衆爭起捕雀有得者皆紙化也雀鳴人喧忽失野雀急排室覓之已作捻雀坐而化衆遂瘞其身祀焉尤是野雀召其妻王宗素付之偈云頻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容鎮長寂妻感其言亦爲女冠二十年不下山亦仙去

周順眞

周顧真字養玄永嘉人幼穎異能畫周易方員二圖年未弱冠遇西蜀異人授以隱書及壬遁反閉之術因自號山雷子復從開元觀道士蔡衍嗣靈寶法凡玄學禪用悉以易變通之神化無方人莫能測元統甲戌歲旱郡請禱雨顧真默運神機電出袖中雷雨隨至未幾有訐其左道惑衆者捕之急顧真挺身立州橋石欄側移日捕者旁午莫得見有司知其神始獲免一日忽命筆書偈云我從空來我卽空我向空歸空自在八十五年幻化空非幻不化空不改喚醒達大空空不空一轉紅

吽者今同、撕筆而寂、豈稱蘭室、先生、所著有澗存者人集、行於世、

坱扎子

坱扎子、姓蔣氏、嘉興人、年二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邃、髽首、垢面、動靜不羈、元至正初、抵松江、坐太古園室、已則歷市廛狂走、人盡呼為風子、一夕叩沈蒲園門大呼曰、將蒲團來坐、我沈異之、揃一蒲團、導詣蔬圃、莽草中、坐地、沈徐徐聽啓之、有所省發、遂委俗傾身、服役為弟子、由是庶方崇向、爭施與、因以其地為庵、融然一室、足

不驗㒺者三年嘗有問者曰近思錄又然後始有光明是金丹否㹹孔子曰賢且去咏中庸又嘗手書示沈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竪起空拳指白雲又云不偏不倚立於中不着兩邊不着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月詩沈目吾乘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絶而蜕

王應瑾

王應瑾錢塘人出家佑聖觀事父母極孝張伯雨楊維楨俞子中髙其行與爲方外交受籙張天師領諸神帥

採邑旱呼雨若沸陞平居種藥洗竹聽笙調鶴而已天師號之曰高士真人

劉雲心

劉雲心名德邵麗水人學道於妙成觀善鼓琴賦詩精意玄修郡有疾病水旱必禱之謝遺倶惠貧屢平居無長物眉間有七黑子若北斗狀一日忽語弟子曰吾將於某日逝矣至期沐浴坐於正室索筆書偈然而逝

周元利

周元利字謙甫仁和人初生有雷殷殷發地下鄰里驚

異及生而目有神光年十八出家大滌山師冲妙先生性純謹作詩無塵俗氣咸淳間遷居太乙宮與褚雪巘郭似山為方外友尋避地山谷間端坐而逝

羅少微

羅少微不知其所從來寓居紫陽宮一夕大雪與丁秀才輩擁爐夜坐秀才忽歎曰如此好雪安得肥羊美醖以澘之少微笑曰是特易易耳即踏雪出門不數步手携熟羊一肩銀盒貯酒而至曰此帥庖物也相與歡飲極醉少微忽擲劍騰空而去衆始知其為仙云

杜道堅

杜道堅號南谷子風度淸雅見元世祖陳養身安民之道眷賚殊厚主昇元觀與鄧元祁校讐羣書築老君臺於宗陽宮集儒彥賦詩一時推爲社長晚蛻去舉衣履葬計籌山下

王壽衍

王壽衍字眉叟有學行至治初徵授弘文輔導粹德眞人領開元宮虞楊范揭四君子皆與善皆爲名士劉時中治喪撫其孤葬近壽穴便拜掃其篤友誼如此尤務

流之不多見者、後無疾端坐而化、

吳全節

吳全節不知何許人、嘗奉詔訪異人建紫瓊觀、久居錢塘、以禱祠被眷、薦吳澄進象山錄、脫其奴籍、錄曰、欲知顏子如愚處正在羲皇未畫前、蓋循道於易者、未幾仙去、

阮日益

阮日益於潛人、受度於天目玄雷山眞慶觀、霍形古貌、攻苦食淡、徧游湖海、晚遇異人授修煉服餌之訣、性命

雙修超然玄悟兀坐於天月石岩中四十年寒暑不出

至元間年八十餘無疾端坐而逝

貝守一

貝守一餘杭人博通經史靈一先生栩洞晨親命開山

久之遷九鎖外山庵好吟咏瓢食飲水一布衲二十年

不改操年八十二作偈示衆泊然而化

明共一十八人

彭素雲

彭素雲汝陽人年十二禮劉月淵為師稍長遊武當時

張真人集雲水三千餘人於紫霄宮素雲求執厨汲水苦行三年得真人授棲神鍊氣之旨走蜀上青城入閬登武夷凡古仙遁化處歷覽殆徧東浮浙水陟天目過華亭擇勝棲止洪武初始至新林結茆居之閉影不出幾二十年一日旦起沐浴更衣趺坐問弟子曰何時日正中遂翛然而化七日顏色如生　太祖皇帝遣命中官來召以羽化對越月復命中官啓其龕視之正身不敧　太祖歎異復命有司加甓以重甃其墓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環眼鬚髯戟張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衣去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呼為張邋遢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月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雞金臺留頌而化臨葬開棺中有聲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三丰棲其下後入武當時時語人云茲山以真人應世異日當大顯於天下人亦不之信一旦拂衣去未幾成祖果命胡濙物色之不見遂勅武當建宮以俟三丰

知之遂隱見其踪跡繼遊湖海間嘗爲正一天師郵書張守常守常甞拄其墨潤閣後山尋其跡至寶極觀遇之居歲餘知胡濙將至竟遁去後不知其所終

張守常

張守常錢塘人爲三茅觀道士一意玄修以勤苦聞人多重之爭爲施予守常得所施未嘗私一文即爲修葺觀宇感張三丰降其室日與談玄便爾通靈一日誦黃庭經聞異香滿室而化舉棺若空蓋尸解云

趙緣督先生

趙緣督先生名友欽鄱陽人少有志於事功凡遁甲韜鈐天文曆算之學靡不精究一日遊芝山酒肆中遇一丈人方瞳綠髮與飲酒且曰爾來何遲也既而畫出懷中冊書授之臨別曰吾扶風石得之也蓋世傳杏林負人者先生遂無意世事隱處海濱者二十年註周易數萬言識者多以爲發前人所未發先生嘗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客中無所費而用未嘗乏郎不知其何術倦游而休飄然坐逝於龍游之雞鳴山當是將宋景濂濂劉伯溫基皆從之游且稱先生學貫天

人之際爾王華川穉至手校其所註周易以行於世云

鄺思得

鄺思得錢塘人受天心五雷正法　太宗皇帝聞其名召試齊驗特建天將廟勅思得與將共屏肖像從地祇役王靈官鞭虎前導虎見之大驚遁去殺獲過當尸積遍野時當炎月穢氣觸人思得禱雪覆之六軍皆悅嘗歷事四朝寵眷優渥　英宗尤爲傾注還山尸解年九十有三諭祭賜號勅葬於八盤嶺下

房扶

唐扶少司空唐胄子得大梵斗丹五雷法用報父讐下獄蒸御史訪薦於朝以禱火除官妖受賞及命禱雨雪飄應授太常博士既罷來遊武林祈雨於祐聖觀運旗摩空雲轉如輪雨隨如注偶被疾忱見幢蓋來迎遂化去已歸其蛻三年矣忽市肆中從稚幼文索所借書以歸得法弟子李一正正太職異後又拯四孝蔴之溺日帥會主治袁州因祠祀之

陳駞

陳駞孤廬人肖駞因以駞名家貧操舟濟渡不索人錢

與之則受隔岸一道士暮夜呼渡駝急起就之無所見傾之又呼纔往又無所見技篙將行蹉跌而仆亦無怨言迨起則駝背已直矣時人異之越數載死舟中家人收殯久之鄰人至衢州見駝與道士同行欵洽若平時竊寄所穿鞋以歸又與之以屐令着之則行步如飛不日至家以鞋付其妻視之故歛時物也啓冢惟折篙在焉囘顧所貽屐化爲雙鵲冲天而去

施舉

施舉縉雲人學道妙成觀深得淵玄之旨侍於法席者

甚衆教主張真人重其名寫紫霞山房圖以贈之洪武中其徒王以節爲樂舞生連坐軍士以繩拏杖擊促其行繩杖俱自解折捕者驚異赴京得釋而歸永樂元年壽八十四一日語其徒曰往來合散理之自然我將歸矣遂瞑坐而逝

徐道彰

徐道彰錢塘人生有仙姿通清微靈寶五雷諸法養神通玄觀每旱潦禱致有祈輒應時爲人談說雷奥聽者神悚除妖驅邪及採三光復嬰兒之明人咸異之受施

即營妙庭幽潔氣塵後沐浴解化羣雀繞空迎之而去。

金九先生

金九先生會稽人弘治間住方泉橋生平不巾幘服垢衲人呼爲金蓬頭喜作詩一日在青塘村幻出一舍有女織其中與金賡和已忽不見又嘗於武林遇道者共飲已而渡江道者擲雙屐令渡金難之屐忽化爲舟道者竟度金遂返過所飲肆譁聚百餘人云道者所餟杯膠不可啓金至爭令啓之中有洞賓二字

郁存方

郁存方錢塘人徐道彰法孫也母夢雀鳴於室而生及長風神散朗有包舉八荒之意忽遇一異人撫之曰此吾道之傑也既受諸階法祈禱晝驗歲大旱郡守請之祈雨乃封潭後將捲湖水灑城中鶯尾魚躍嗣天師褒真人命捕鼠妖召吏兵與戰立擒之年七十九無疾逝

陸瓚

陸瓚蘭谿人生有仙骨碧眼蒼髯身長九尺餘濶步紆徐頃刻數十里性格不凡耽於修真斷緣息念雖處家庭紛沓若不見聞每閉戶宴坐旬月不食人莫窺其際

有士人叩之曰聞先生得道之真果內與抑外與餘答云獨言其外不可以言道獨言其內不可以言道士人歎服三十後徧遊京師及諸遠方人稱之爲陸長仙後自外一歸絕戶不問家事坐臥一小樓歷旬日復去竟不知其所終

俞大彰

俞大彰錢塘人修煉於重陽庵有道術每旱潦求之祈雨雨至祈晴日生反覆陰陽於呼吸間人以真仙稱之一日無疾而逝後有見之金陵者其顏色更少云

閻蓬頭

閻蓬頭不知何許人居雷峯最久冬淬冰暑坐溺甕中出而曝之無穢氣一日坐逝毛百戶家百日顏貌如生初有人叩其所得者徐答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

葫蘆道人

張栢亭衢之西安人亡其名爲玄妙觀都紀永樂間奉勑建武當山宮觀栢亭應詔住玄天玉虛宮時遇異人授以葫蘆拄杖各一常施藥并五雷正法救濟祈禱輒

驗後還衢曰跨青牛出入自號葫蘆道人一日語其徒衆曰我以某日某時歸山至期果端坐而化

許源

許源不知所自棄武爵避仇自滇游蜀遇藍斗篷得訣居斗牛宮俄南來修煉表忠觀傍以却病方致貴游而實承王馬之派變容貌於須臾若八公年一百八歲書頌蛻去

潘自然

潘自然松陽逍遥觀道士居雲岩善符咒燒煉之術號

召風霄及神將出現毎夜有神燈懸掛於門當出行郎有神燈前導自然晉他出有求符者情辭迫切勢不能待自然一執囊老人憐之遽呼神將承命往治自然歸責老人奈何輕遣神將忽泥塑膝申君前曰彼五世法官偶有過上帝謫下以侍公廬公僅三世法非彼若毋責爾也語畢即退步行復其位老人遂不復見自然後亦仙去

祝小仙

祝小仙粤人來游西湖寓於藕花居藕花居者高相公

儀之別業也儀一日訪之小仙曰汝卧此汝卧此儀素

幾卒竟築其地爲墓自稱無山視貴游如土芥葢神爲

之子黃頗通靈者也後尸解三聖橋後有遇諸粤者曰

爲我寄聲以謝武林諸舊好云

兩浙名賢外錄卷二終